

## 改革的步調

Irving Kristol 著  
陳和琴 譯

### 爲什麼遲緩？

常常聽說我們這個社會是個病態的社會，或許這是事實。不過要想獲得使人信服的結論，却頗不容易。因爲我們真正受害的疾病之一，虛巧就是嚴重的憂鬱症。大家對各種機構不完善的機能，表現得如此激動，以致竟分辨不出到底危機是真實的，抑或假想的。

沒有一種機構，會比教育制度，更明顯地具有真實性。過去這些年來，警鈴叫得這麼響亮，下這麼多相互矛盾的診斷，開這麼多不同凡響的藥方，以致當發覺病人得救時，竟被嚇了一跳。

假若病人比許多醫生長命，人們一定以爲他的體格比職業的狀況好得多。有人（我忘了是誰）曾經聲言：直到一九一〇年以後，醫學界對病人的益處才開始超過害處。我們的教育專家是不是已經跨過那個門檻，可能是一個比他們所敢想的，更具公開性的問題了。

### 引人注意的某些改變

說真的，今日的教育已不同於昨日。例如，男女同校，已不可能因缺乏原動力而不存在，學生校服法規永久地遭到廢除，學院的住校規章也被取消了。各級學校不再恢復老式的嚴峻。某些教育的傳統功能——學習講話就是一個——現已被認爲多餘。低年級學生被給予較多的自由，大學生由於選的，可以享有較多的權力，安排自己的課程。

今日的課程內容已非昔日；較偏重於當代文學，減少鉅著的閱讀。公民與歷史堅決不移地成爲「社會研究」的科目之一。根據專家的看法，科學和數學的教法則比較世故。

隨着課程內容的改變，教師的訓練也隨之改變，兩年制的師範學校或師範學院已成爲過去。現在所學習的不再只是一名教員，而是某特別學科的教師——或是較低年級，某特種學生的教師。

這些改變是真正的改變，不過並非根本的，或者是預料不到的改變。實際上，它們在一九五〇年代已經全部納入正軌，不再特別被認爲是爭論的問題。我實在懷疑：假若某人僅是爲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設計發展路線，那麼現在是不是該作個結束了，幾乎就好像騷動的六十年代，從未發生似的。

或許直覺認識這個情況的結果，助成認清七十年代是冷靜與重新考慮的時代。教育改革中，魔法大顯身手，教育有機體好像不對胃口地吸收着去雷的熱狂與新奇，並且以憤怒而被壓抑勉強表現的鎮定，加以消化。

### 否定的知識

這種改革熱狂的有限影響，證驗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當教育過程剛開始爲人知曉的時候，一九七三年初期的我們並不會比一九六三年初期來得好。在這當間發生的年代，我們學習到的東西，在特性上，是種否定的知識。現在我們可以更清楚地認識教育機構無法做到，以及對教育成就影響力微弱

的所有事物。這是絕對毫無用處的認識。另一方面，該學乖的一點是應該知道，一開頭我們就有着很多的錯誤觀點。瞭解這一點，對我們是很有用處的。猶太學校的黑人學生，他們的學科測驗比一向成績不好也不壞。合校上課無法進行，校車問題也是一樣。社會經濟階級仍然是學院成就的主要因素。學校、教室、以及教科書，在表面上並無多大的不同。學習機器、電子計算機與視聽教材，對教學技術的增長，影響並不太大。年級制度在理論上呼聲不高，不過家長與老師，却對它保持着濃厚的興趣。

老練的教育學家堅持，今日在學的青年朋友要比他們的哥哥姊姊所學到的東西來得少。年青的教育學家則表示異議，認為這些學生受到的東西較多，至少較好一點。兩方面都無法為他們的理論提出充分的根據。就是讓大家相信了客觀測驗，也並不表示退步或者進步——只不過是學習與教學方式一個很平常的改變而已。

有人認為這種情勢只不過顯示了我們的教育制度是如何地頑固、保守而已。我認為這是忽略了要點。有這麼多的事物非得改變，這麼多的奉獻用於造成改變，而效果這麼微小，最合理的結論是我們所處理的是人類關係網路，雖然我們不太明瞭原因及方式，它也在極小的範圍限度之內，滿足了某些基本的社會需要。在這一點上，教育機構和其他永久機構——家庭，非常相像，我們不難想打成打高級替換物，不過這些替換物，似乎都缺乏了存在的能力。

令我們詫異的是我們居然被指出多日深思的學科一直充滿着技術上的秘密。我們易於相信自己超越自然和人性的能力是——或者「應該是」——無限的。大家有一個傾向，易於假定改變人類狀態的意志，是一種能力充分的狀態，足以造成任何的改變。處處可以聽到同樣的說法：「我們不是能夠到月球嗎？那麼為什麼不能做到同樣神妙的事，譬如猶太人街，或者教育，或其他同樣的種種事情？」

當然，答案是，到月球很容易，改良我們的教育制度卻沒那麼簡單。前者不過是技術上的問題，後者却是技術以外的問題。從事於教育，它的對象是人——教師、學生、家長、政治家——以後不光是用手操作的人們。他就是他，永遠無法換成新人，以適應我們可能有的新觀念。

### 些微的卓越性

那就是為什麼教育計劃需要卓越的老師，以便一開始就有成功的教學。卓越性一直十分缺乏。我們如何去培養的基本概念都沒有。某一機構——任何機構如商業公司、郵局或學校——當它擁有堅固的不變資產為基礎時，人們才有希望增加些微的卓越性，經常卓越的機構，只存在於想像之中。

同樣的，任何教育制度如果希望對入校生實施根本的改革的話，也會犯了這種社會邏輯上的空想病。如果我們懂得一點點教育，就會知道學生對學校的影響遠比學校對學生的影響大得多。那就是為什麼學校的重要教育政策，必須經過學生認可的原因。

這也不是說教育系統的改變絕不可能。據我已見，它們一直在變化之中——按着自己的速度及巨大而誇張的慣性動作前進著。至於是不是應該取消這些改變，加速度或者更改他們，則是個很好的問題。這是因為改造教育過程的强大力量來自外界。它們對教育的關係，大部分是易於發生，而非偶發的。因此，在猶太學校發生的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二次大戰之後，合法離校的年齡增加。其次重要的是最低工資的提高。這些改革同時也讓大多數胆大強壯而毫無學術氣質或興趣的青年男女，被判罰禁於學校之內。如此結果無異於把一羣青少年關入兒童的遊戲園檻裏。他們從事破壞，為害人。

### 學科訓練的難題

猶太學校的缺乏訓練，幾乎妨害了繼續學習。由於在校生不接受訓練，利用時間去打工，獲取低微的臨時工資，或者在校外為非作歹，形成了新的問題。就像許多人所說的，我們的學校無法適應青年男女，這是極其荒謬的說法。認為學校從不去適應——從不知道如何去適應——全照無能於適應這些青年。對我們來說，責難學校，推諉自己的責任，是很方便的，不過這樣做，既不誠實，又非有用。



從我們處理學校種族問題的經驗，情況並不十分樂觀。大家都很清楚，學校根本不能為我們完成這個艱鉅的工作。為了更有把握，他們努力使每一學校每一教室在種族間迫於成立預定的統計比例。不過從發生意義的辭語解釋，那不是所謂的「一統化」，它只是數學占卜魔術絕望的練習，就像魔術平常的表現，發生着作用，在居住型態比現在更加複雜、猶太學校貧民賺够了錢離開貧民區的這個時候，才會發生真正的種族「一統化」。在這種學校又反映出較大社會與文化的實體；他們不再——他們不能根據需要，打開了新的局面。

最後，每一個人又從頭開始了：有着一羣學生，一位老師和一本書。教育過程循着不同於古老而熟知的路線前進。不過人們一定很快地產生一種感覺，認為它不再擁有過去曾經有的自信心。改革的熱狂的確造成很大的不同，所有工作於教育過程的人士，不再確信自己的工作價值。就像婚姻一樣，一旦失去了寶貴的自信心，教育機構的功能就會比本身或可能發生的功能來得微弱多了。

對那一件事情，如此局勢不是改革家或任何一個人的過錯。這些年來，改革家教育熱誠的澎湃，在它本身，不過是美國價值混亂狀況的徵象。提出教育的基本問題，就好比提出道德及宗教哲學的根本問題。什麼是受教育份子？對這問題，如果我們沒有肯定而自然的答案，其他問題更無法得到答案了。譬如：什麼是幸福的人生？什麼是善良的社會？這些問題應該由教育制度代為回答。假若社會不會造成這個問題，就不可能有人想出這個答案了。這是歷代思想家與政客根據整個人民的歷史經驗，經過長久時間才找到答案的。在答案尚未確定的這個時刻，一般教師與學生——像一般市民一樣——會產生自疑的心理，這種自疑立刻轉換成互不相信的嚴重疑雲。

## 教育上的空想

對我來說，那似乎是瀰漫於今日教育系統的大氣，就像普及了整個社會。好比我們發現在「教育」與教學之間，不可能構成任何有用的差別。

沒有一位思想正確的人士，會想到學校是年青人獲得教育的唯一地方——想法及個性形成的唯一地方，知道世界是什麼樣子的唯一處所。當我們開始想到學校就像這樣的一個地方——如同現在許多教育學家的想法——這使得自己幾乎迷失方位，不知所措，離開了現實。教育上的空想於是開始取代了教育哲學，學校本身遺失了堅定的使命及意義。

很顯然地大家普遍地擁有一種感覺，覺得自己存在於變動的時代，昨日之價值不再可信，明日之價值則猶不可見。在這個時代，教育變成頗為艱鉅的大事業，需要比現有更多的耐心與容忍。沒有人會全然地滿意現況，不過要使各種意見達到應該有的一致，絕不可能。

或許我們應該感激教育機構的慣性，它至少可以讓每件事物依慣例而行。兒童學習唸書寫字；大學生熟悉人文科學，準備一種行業；基本性工作者人執行了。那就是說這個系統總算發生作用了。既然它是我們的系統，滿載着過多的難題，不管怎樣，或許我們應該讓平常的壞脾氣，變得稍為溫和一點。

# 優異而有價值的教育

Theodore M. Hesburgh 著

鍾 一 民 譯

在經常以修辭學的朦朧的沼澤，作為自由教育的特性化敘述裏，人們時常發現到它提到價值。真正辯愛修辭的人，總是堅持才智的價值，但是經常也

有一些教育家，特別是在十九世紀創立小型文學院的人們，總是著重以道德的價值作為教育過程的最美好的成果，尤其是那些由宗教團體哺育的學院。我相信這是一個相當明顯的事實，我們在使教育脫離宗教的時代裡兜了一個大圈子。今天，人們聽到的都是才智的價值，道德的價值似乎已是教育